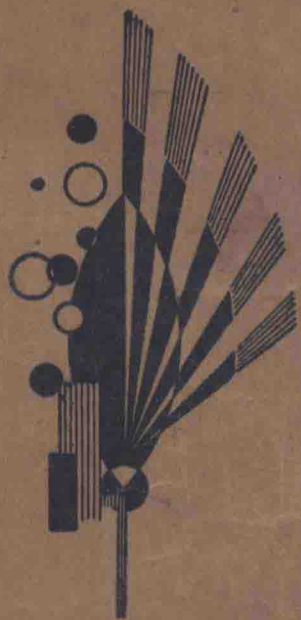


足本

正續隨園詩話

上冊



大達圖

新式隨園詩話

古英雄未遇時，都無大志，非止鄧禹、希文、馬武、望督郵也。晉文公有妻有馬，不肯去齊；光武貧時，與李通訟逋租於嚴尤，尤奇而目之。光武歸謂李通曰：『嚴公寧目君耶？』窺其意以得嚴君一盼爲榮。韓霸王爲小卒時，相士言其日後封王，韓大怒以爲侮，已奮拳毆之，都是一般見解。鄂西林相公辛丑元日云：『攬鏡人將老，開門草未生。』詠懷云：『看來四十猶如此，便到百年已可知。』皆作郎中時詩也。玩其詞，若不料此後之出將入相者，及其爲七省經略，在金中丞席上云：『問心都是酬恩客，屈指誰爲濟世才？』登甲秀樓絕句云：『炊烟卓午散輕絲，十萬人家飯熟時，問訊何年招濟火，斜陽滿樹武鄉祠。』居然以武侯自命，皆與未得志時氣象迥異。張桐城相公，則自翰林至作首相，詩皆一格最清妙者，柳陰春水曲，花外暮山多，葉底花開人不見，一雙蝴蝶已先知。臨水種花知有意，一枝化作兩枝看。扈蹕云：『誰憐七十龍鍾叟，騎馬踏冰星滿天。』和皇上風箏云：『九霄日近增華色，四野風多仗寶繩。』押繩字韻，寄託遙深。

楊誠齋曰：『從來天分低拙之人，好談格調，而不解風趣，何也？格調是空架子，有腔口易描；風趣專寫性靈，非天才不辦。』余深愛其言，須知有性情便有格律，格律不在性情外，三百篇半是勞人思婦，率意言情之事，誰爲之格？誰爲之律？而今之談格調者，能出其範圍否？况臯禹之歌，不同乎三百篇，國風之格，不同乎雅頌，格豈有一定哉？許渾云：『吟詩好似成仙骨，骨裏無詩莫浪吟。』詩在骨不在格也。

前明門戶之習，不止朝廷也，於詩亦然。當其盛時，高楊張徐各自成家，毫無門戶。一傳而爲七子，再傳而爲鍾譚爲公安，又再傳而爲虞山，率皆攻排詆呵，自樹一幟，殊可笑也。凡人各有得力處，各有乖謬處，總要平心靜氣，

存其是而去其非。試思七子鍾譚，若無當日之盛名，則虞山選列朝詩，時方將搜索於荒村寂寞之鄉，得半句片言，以傳其人矣。敵必當王，射先中馬，皆好名者之累也。

于耐圃相公構蔬香閣，種菜數畦，題一聯云：『今日正宜知此味，當年曾自咬其根。』鄧西林相公亦有菜圃對聯云：『此味易知，但須綠野秋來種；對他有味，只恐蒼生面色多。』兩人都用真西山語，而胸襟氣象，却迥不侔。

落第詩唐人極多，本朝程魚門云：『也應有淚流知己，只覺無顏對俗人。』陳梅岑云：『得原有命他休問，壯不如人後可知。』家香亭云：『共說文章原有價，若論僥倖豈無人。』又云：『愁看童僕淒涼色，怕讀親朋慰藉書。』王菊莊云：『親朋共悵登程日，鄉里先傳下第名。』皆可與唐人頡頏。然讀姚武功云：『須鑿燕然山上石，登科記裏是閒名。』則爽然若失矣。讀唐青臣云：『不第遠歸來，妻子色不喜；黃犬恰有情，當門臥搖尾。』則吃吃笑不休矣。其他如不辭更寫公卿卷，恰是難修骨肉書，失意雅不慚，見花如見仇，路逢白面郎，醉花簪滿頭，枉坐公車行萬里，譬如閒看華山來，鄉連南渡思菰米，淚滴東風避杏花，俱妙。

余作詩，雅不喜疊韻和韻，及用古人韻，以爲詩寫性情，惟吾所適。一韻中有千百字，憑吾所選，尙有用定後不愜意而別改者，何得以一二韻約束爲之？既約束則不得不湊拍，既湊拍安得有性情哉？莊子曰：『忘足履之適也。』余亦曰：『忘韻詩之適也。』

常州趙仁叔有一聯云：『蝶來風有致，人去月無聊。』仁叔一生只傳此二句。某擬古云：『莫作江上舟，莫作江上月，舟載人別離，月照人離別。』其人一生所傳，亦只此四句。

金聖歎好批小說，人多薄之，然其宿野廟一絕云：『衆響漸已寂，蟲於佛面飛，半窗關夜雨，四面掛僧衣。』殊清絕。

孔東堂演桃花扇曲本，有詩集若干，佳句云：『船衝宿鷺排檣起，燈引秋蚊入帳飛。』其他首未能稱是。嵩亭上人題活埋菴云：『誰把菴名號活埋？令人千古費疑猜。我今豈是輕生者，只爲從前死過來。』周道士鶴雛有句云：『大道得從心死後，此身誤在我生前。』兩詩於禪理俱有所得。

乾隆丙辰，余二十一歲，起居叔父於廣西撫軍金震方先生，一見有國士之目，特疏薦博學宏詞，首敘年齒，再夸文學，并云：『臣朝夕觀其爲人，性情恬淡，舉止安詳，國家應運生才，必爲大成之器。』一時司道爭來探問，公每見屬吏談公事外，必及余之某詩某句，津津道之，并及其容止動作。余在屏後聞之，竊喜，探公見客，必隨而竊聽焉。呈七排一首，有句云：『萬里闕前修薦表，百官座上嘆文章。』蓋實事也。公有詩集數卷，歿後無從編輯，僅記其答幕友祝壽云：『浮生虛逐黃雲度，高士羣歌白雪來。』題八桂堂云：『盡日天香生畫戟，有時鶴舞到匡牀。』想見撫粵九年，政簡刑清光景。

己未朝考題，是賦得『因風想玉珂』，余欲刻畫想字，有句云：『聲疑來禁院，人似隔天河。』諸總裁以爲語涉不莊，將置之孫山。大司寇尹公與諸公力爭曰：『此人肯用心思，必年少有才者，尙未解應制體裁耳，此庶吉士之所以需教習也。倘進呈時，上有駁問，我當獨奏。』羣議始息，余之得與館選，受尹公知，從此始。未幾上命公教習庶吉士，余獻詩云：『琴瑟已成焦尾斷，風高重轉落花紅。』

尹文端公總督江南，年纔三十，人呼小尹。海寧詩人楊守知字次也，康熙庚辰進士，以道員挂誤，候補河南，年七十矣。尹知爲老名士，所以獎慰之者甚厚。楊喜，自指其鬚嘆曰：『蒙公盛意，惜守知老矣！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。』公應聲曰：『不然，君獨不聞『天意憐幽草，人間重晚晴』乎？』楊駭然出語，人曰：『不謂小尹少年科甲，竟能吐屬風流。』

尹文端公好和韻，尤好疊韻，每與人角勝，多多益善。庚辰十年，爲勾當公事，與嘉興錢香樹尙書相遇蘇州，和

詩至十餘次。一時材官僂從，爲送兩家詩。至於馬疲人倦，尙書還嘉禾，而尹公又追寄一首，挑之於吳江。尙書覆札云：『歲事匆匆，實不能再和矣。願公徧告同人，說香樹老子戰敗於吳江道上，何如？』適枚過蘇，見此札，遂獻七律一章，第五六云：『秋容老圃無衰色，詩律吳江有敗兵。』公喜，從此又與枚疊和不休，押兵字有一消寒須用美人兵，莫向牀頭笑曳兵之句，蓋探枚方娶妾故也。其好諧謔如此。己卯八月，枚江北穫稻歸，飲於公所，酒畢，與諸公子夜談。公從後堂札示云：『山人在外初回家，姬必多相憶，盍早歸乎？』余題札後云：『夜深手札出深閨，勸我新歸應早回。自笑公門嫺桃李，五更結子要風催。』除夕公賜食物，枚以詩謝，末首云：『知公得韻便傳箋，倚馬才高不讓先。今日教公輸一著，新詩和到是明年。』公見之大笑。

託家宰庸字師健，作江寧方伯時，潘明府涵極言公風雅，強余入謁，果一見如平生懽。讀其送人赴陝詩云：『潞河冰合悲風生，欲曙不曙烏飛鳴。寒山歷歷路不盡，班馬蕭蕭君獨行。公孫閣下正延士，博望關西方用兵。北去知君未卽返，月明空有相思情。』音節可愛，遂獻公二律，前四句云：『七十神仙海鶴姿，六年人悔見公遲。學窮宋理談偏妙，詩合唐音自不知。』次日公過訪隨園，坐定忽正色曰：『吾欲借君一貴重之物，未知肯否？』余愕然問何物，公笑出袖中和韻詩，第二句仍是『六年人悔見公遲』七字耳，彼此戰然。兩人詩都遺失，余只記押心字韻，尹相國和云：『若非元老憐才意，爭動閒雲出岫心？』

以昌黎之崛強，宜鄙俳體矣，而滕王閣序曰：『得附三王之末，有榮耀焉。』以杜少陵之博大，宜薄初唐矣，而詩曰：『王楊盧駱當時體，不廢江河萬古流。』以黃山谷之奧峭，宜薄西崑矣，而詩云：『元之如砥柱，大年若霜鵠。王楊立本朝，與世作郭郭。』今人未窺韓柳門戶，而先掃六朝，未得李杜皮毛，而已輕溫李，何蜉蝣之多也？懷仁輔義天下悅，阿諛順旨要領絕，子陵語也。崇山幽都何可偶，黃鉞一下無處所，光武語也。兩人同學，故言語相同，皆七古中硬句。

古無類書，無志書，又無字彙，故三都兩京賦，言木則若干，言鳥則若干，必待搜輯羣書，廣採風土，然後成文，果能才藻富豔，便傾動一時，洛陽所以紙貴者，直是家置一本，當類書郡志讀耳，故成之亦須十年五年。今類書字彙無所不備，使左思生於今日，必不作此種賦，卽作之不過翻摘故紙，一二日可成，而抄誦之者亦無有也。今人作詩賦而好用雜事僻韻，以多爲貴者，誤矣。

樂府二字，是官監之名，見霍光張放兩傳。其君馬黃臨高臺等樂章，久矣失傳，蓋因樂府傳寫，大字爲辭，細字爲聲，聲詞合寫，易至舛誤。是以曹魏改將進酒爲平關中，上之回爲克官渡，共十二曲，亦不襲漢。晉人改思悲翁爲宣受命，朱鷺爲靈之祥，共十二曲，亦不襲魏。唐太白長吉知之，故仍其本名，而自作己詩。少陵張王元白知之，故自作己詩，而創爲新樂府。元稹序杜詩，言之甚詳。鄭樵亦言今之樂府，崔豹以義說名，吳兢以事解目，與詩之失傳一也。將進酒而李餘乃序烈女，出門行而劉猛不言別離，秋胡行而武帝云：『晨上散關山，此道當何難？』皆與題無涉。今人猶貿貿然抱樂府解題爲祕本，而字摹句倣之，如畫鬼魅，鑿空無據，且必置之卷首，以撐門面，猶之自標門閥，稱乃祖乃宗，絕大官銜，而不知其與己無干也。

左氏鄭伯享趙孟於垂隴，七子賦詩，伯有賦鶉奔奔，趙孟斥之曰：『牀第之言不踰閭，非使人之所聞也。』然則其他之賦，野有蔓草，有女同車，及蓀兮者，其非淫奔之詩明矣。

庚字古音同岡，故字法康從庚，漢以前無讀羹者。慶字古音同光，漢以前無讀磬者。令字古音同連，入先仙韻，轉去聲作戀，漢以前無讀靈者。

文選詩有五韻七韻者，李德裕所謂意盡而止，成篇不拘於隻偶也。

陸放翁燒灰除菜蝗，蝗字作仄聲。徐騎省莫折紅芳樹，但知盡意看，但字作平聲。李山甫赴舉別所知詩，黃祖不憐鸚鵡客，志公偏賞麒麟兒，麒字作仄聲。王建贈李僕射詩，每日城南空挑戰，挑字作仄聲。贈田侍中綠窗紅

燈酒，燈字作仄聲。皆本白香山之以司爲四，琵琶爲別，凝脂爲佞，紅橋三百九十橋，十字讀謔也。韓愈岳陽樓詩，宇宙隘而妨，妨作訪音。東都詩，新輩只朝評，評作病音。元稹東南行百韻詩，徵俸封魚租，封音俸。沽臥詩，一生長苦節，三省詎行怪，怪音乖。嶺南詩，聯遊虧片玉，洞照失明鑒，鑒音間。夜池詩，高屋無人風張幙，張音丈。苦思正旦酬白雪，閒觀風色動青旂，正旦讀作真丹。又白居易和令狐相公詩，仁風扇道路，陰雨膏閭閻，扇平聲，膏去聲。李商隱石城詩，簾冰將飄枕，簾烘不隱鈎，自註冰去聲。陸龜蒙包山詩，海客施明珠，湘蕤料淨食，自註料平聲。朱竹垞山塘紀事詩，殷勤短主簿，端笏立阼階，阼音祖。杜少陵用中興中酒王氣貞觀等字，忽平忽仄，隨其所便。大抵相如之相，燈檠之檠，親迎之迎，親家之親，寧馨之馨，蒲桃之蒲，鄼侯之鄼，馬援之援，別離之離，急難之難，上應之應，判捨之判，量移之量，處分之分，范蠡之蠡，禰衡之禰，伍員之員，皆平仄兩用。

宋人雪詩，待伴不嫌鴛瓦冷，羞明常怯玉鈎斜，已新矣。鄭所南雪詩，拊戰素手白相敵，酒潮上臉紅不鮮，更新。蕭德藻梅花詩，湘妃危立凍蛟背，海月冷掛珊瑚枝，已新矣。徐巢友梅詩，過牆新水滴眠鶴，壓屋冷雪眠定僧，更新。

三餘編言詩家使事，不可太泥。白傅長恨歌，峨嵋山下少人行，明皇幸蜀不過峨嵋。謝宣城詩，澄江淨如練，宣城去江百餘里，縣治左右無江。相如上林賦，八川分流，長安無八川。嚴冬友曰：『西漢時長安原有八川，謂涇渭灊澧沔漓潁渚者，至宋時則無矣。』

人稱才大者，如萬里黃河，與泥沙俱下。余以爲此蠱才，非大才也。大才如海水接天，波濤浴日，所見皆金銀宮闕，奇花異草，安得有泥沙汚人眼界耶？或曰：『詩有大家，有名家，大家不嫌龐雜，名家必選字酌句。』余道作者自命，當作名家，而使後人置我於大家之中，不可自命爲大家，而轉使後人屏我於名家之外。常規蔣心餘太史云：『君切莫老手類唐才人膽大也。』心餘以爲然。

凡神廟扁對，難其用成語而有味。或造倉頡廟求扁，侯明經嘉繡提筆書「始制文字」四字，人人叫絕。或求戲臺對聯，姚念茲集唐句云：「此曲祇應天上有，斯人莫道世間無。」又張文敏公戲臺集宋句云：「古往今來只如此，淡妝濃抹總相宜。」蘇州戲館集句云：「把往事今朝重提起，破工夫明日早些來。」俱妙。或題諸葛廟用「丞相祠堂」四字，亦雅切。

余不喜黃山谷詩，而古人所見有相同者。魏泰譏山谷得機羽而失鵲鵬，專拾取古人所吐棄不屑用之字，而矜矜然自炫其奇，抑末也。王弼州曰：「以山谷詩爲瘦硬，有類驢夫脚跟，惡僧藜杖。」東坡云：「讀山谷詩，如食蟪蛄，恐發風動氣。」郭功甫云：「山谷作詩，必費如許氣力，爲是甚底。」林艾軒云：「蘇詩如丈夫見客，大踏步便出去，黃詩如女子見人，先有許多妝裹作相，此蘇黃兩公之優劣也。」余嘗比山谷詩，如果中之百合，蔬中之刀豆也，畢竟味少。

徐凝詠瀑布云：「萬古常疑白練飛，一條界破青山色。」的是佳語，而東坡以爲惡詩，嫌其未超脫也。然東坡海棠詩云：「朱唇得酒暈生臉，翠袖捲紗紅映肌。」似比徐詩更惡矣。人震蘇公之名，不敢掉罄，此應劭所謂隨聲者多，審音者少也。

某孝廉有句云：「立誓乾坤不受恩。」蓋自矜風骨也。余不以爲然，寄書規之云：「人在世間，如何能不受人恩？古人如陶靖節之高，而以乞一頓食，至於冥報相貽。杜少陵以稷契自許，而感孫宰存卹，至於願結弟兄。范文正公是何等人，而以晏公一薦故，終身執門生之禮。蓋太上貴德，其次務施報，聖人之所不諱也。若商賈意太史之詩，則不然，曰：「名心未了難遺世，晚景無多怕受恩。」蔣若生太史之詩亦不然，曰：「不是微禽敢辭惠，只愁無處覓金環。」此皆不立身分，而身分彌高。」（太忙案：某孝廉即洪稚存。）

山陰胡天游稚威，以曠代才，受知於大宗伯任香谷先生，其待之之厚，不亞於令狐相公之待玉溪生也。館於

其家，八月五日，宗伯指庭前蒲萄曰：『彼實垂垂矣，若能以儕淮險韻，刻劃其狀，當令某伶進酒爲懽。』稚威刻燭二寸，成四十韻，其警句云：『一樹微藏曉，添幽得小齋。擎藤高屋起，縛架碧霄排。翻水層篩網，行天爪擲斂，枚驚千釘錯，絕古百繩偕。見擬通身膽，環雕出目蛙。巧懸漚泡住，危累彈丸佳。多覺欺隣棗，貧猶敵庾鮭。粉粘雲母膩，光逼水晶揩。軟謝金刀切，津宜貝齒潛。人窺雨餘館，涼破日斜階。寒別關門遠，肥憐壤性乖。豈知根入塞，不比橘踰淮。』一時傳誦。後乾隆辛卯冬日，嚴冬友侍讀在沈學士雲椒席上，偶談及稚威，以險韻詠蒲桃事。沈因指席間橄欖，命其門人陳梅岑云：『汝能以十三覃韻賦此乎？』陳卽席成二十韻，警句云：『青子當秋熟，評芳自嶺南。嘉名忠可喻，真意諫同參。種類炎方別，林園壯月探。陰還連野屋，高欲逼層嵐。摘去梯難架，收來杖易擔。求溫憑箸裏，致遠籍筒函。買或論千百，嘗應只二三。顰眉今莫訝，苦口舊曾諧。細共檳榔嚼，香逾荳蔻含。討尋偏耐久，風格在回甘。核試花生燭，仁挑粟綴簪。幸登君子席，佳話並傳柑。』余亦在席上，命門人楊蓉裳仿之，詠錢云：『魚伯飛來後，平添利海波。斷銅耶水曲，鑄幣歷山阿。輕影翻鯨甲，花紋皺鳳羅。五銖工剪鑿，四柱細摩挲。輪郭分烏泚，文章備隸蝌。好從牀腳繞，誰向夢中磨。蕭庫懸標榜，吳宮衛甲兵。營中贖才士，帳下買青娥。藏處同牛吼，行來倩馬馱。無緣休慕孔，有癖定歸和。積窖千緡朽，當筵一擲多。裁皮嗤大業，翦葉紀閭婆。只我偏窮薄，終年嘆輓軻。逐貧空有賦，得寶不成歌。壁立已如此，囊空將奈何。畫義三十塊，掛壁羨東坡。』陳楊二君，年未弱冠。方望溪刪改八家文，屈翁翁改杜詩，人以爲妄。余以爲八家少陵復生，必有低首俯心而遵其改者，必有反覆辨論而不遵其改者。要之抉摘於字句間，雖六經頗有可議處，固無勞二公之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也。

余甲戌春，往揚州過宏濟寺，見題壁云：『隨著鐘聲入梵宮，憑誰一喝耳雙聾。紗櫺不解無言旨，孤負拈花一笑中。山水爭留文字緣，脚跟猶帶九州烟。現身莫問三生事，我到人間廿四年。』末無姓名，但著若生二字。余錄其詩，歸訪年餘，熊滌齋先生告以若生姓蔣名士銓，江西才子也，且爲通其意。若生乃寄余詩云：『鴻爪春泥迹

偶有三生文字繫精魂，神交豈但同傾蓋。知已從來勝感恩。已而入丁丑翰林，假歸僑寓金陵，與余交好。壬申春余過良鄉，見旅店題詩云：『滿地榆錢莫療貧，垂楊難繫轉蓬身。離懷未飲常如醉，客邸無花不算春。欲語性情思骨肉，偶談山水悔風塵。謀生消盡輪蹄鐵，輸與成都賣卜人。』末亦無姓名，但書篁村二字。余和其詩，有好疊花箋抄稿去。天涯沿路訪斯人之句。隔十三年，勞宗發觀察來江南云：『渠宰良鄉時，見店壁有此二詩，爲館欽差故，主人將坊去。心甚愛之，抄詩請於制府方敏愷公。方亦欣賞，諭令勿坊。』然彼此不知篁村何許人。壬辰在梁瑤峯方伯署中，晤篁村方知姓陶名元藻，會稽諸生也。以此語告陶，陶感三人之知己，而傷方勞二公之已亡，重賦云：『匹馬曾從燕薊趨，橋霜店月已模糊。人如曠世星難聚，詩有同聲德未孤。自笑長吟忘歲月，翻勞相訪徧江湖。秦淮河上敦槃會，應識今吾卽故吾。』三間老屋夕陽邨，底事高軒過此門。飛蓋翠搖新蘸墨，華鐙紅照舊題痕。不教畫墁傭奴易，便勝紗籠佛殿尊。惆悵憐才青眼客，幾番翦紙爲招魂。』

本朝王次回疑雨集，香奩絕調，惜其只成此一家數耳。沈歸愚尚書選國朝詩，擯而不錄，何所見之狹也。嘗作書難之云：『關雎爲國風之首，卽言男女之情，孔子刪詩亦存鄭衛，公何獨不選次回詩。』沈亦無以答也。唐李飛譏元白詩，纖豔不逞，爲名教罪人，卒之千載而下，知有元白，不知有李飛。或云：『飛此言見於杜牧集中，牧祖佑年老不致仕，香山有詩譏之，故牧假飛語以詆之耳。』

余戲刻一私印，用唐人錢塘蘇小是鄉親之句。某尚書過金陵，索余詩冊，余一時率意用之，尚書大加訶責。余初猶遜謝，旣而責之不休，余正色曰：『公以爲此印不偷耶？在今日觀，自然公官一品，蘇小賤矣，誠恐百年以後，人但知有蘇小，不復知有公也。』一座駭然。

高文良公夫人，名琬，字季玉，蔡將軍毓榮之女，尚書珽之妹也。其母國色，相傳爲吳宮舊人。夫人生而明豔，嫺雅能詩。公巡撫蘇州，與總督某不合，屢爲所傾，而公卓然孤立，詠白燕第五句云：『有色何曾相假借。』沉思未

對適夫人至，代握筆曰：『不羣仍恐太分明。』蓋規之也。夫人博極羣書，兼通政治，文良公之奏疏文檄等作，每與商定。詩集不傳，記其詠九華峯寺云：『羅壁松門一徑深，題名猶記舊鋪金。苔生塵鼎無香火，經蝕僧廚有蠹蟬。赤手屠鯨千載事，白頭歸佛一生心。征南部曲今誰是，剩有枯禪守故林。』此爲其父平吳逆後，獲咎歸空門而作也。

宋蓉塘詩話，譏白太傅在杭州憶妓詩，多於憶民詩，此苛論也，亦腐論也。關雎一篇，文王輾轉反側，何以不憶王季太王而憶淑女耶？孔子厄於陳，蔡何以不思魯君而思及門耶？

詩人陳製錦字組雲，居南門外，與報恩寺塔相近。樊明徵秀才贈詩云：『南郊風物是誰真？不在山巔與水濱，仰首陸離低首誦，長于一塔一詩人。』陳嫌不佳，余曰：『渠用意極妙，惜未醒耳。若改仰首欲攀低首拜，則精神全出，僅易三字耳。』陳爲雀躍。樊博學好古，尤精篆隸之學，余所得兩漢金石文字，皆所贈也。卒後，余挽聯云：『地下又添高士伴，生前原當古人看。』

靖逆侯張勇字非熊，國初定鼎，即仗劍出關，求見英王，王大奇之。提督甘肅，知吳三桂將反，命子雲翼間道入都，首發其奸，聖祖親解御袍賜之，功成後謚襄壯。相傳其封公夢夏侯惇而生，侯薨後，葬墳掘地，得夏侯碑碣，亦一奇也。性好吟詩，過崆峒云：『蚩尤戰後久消兵，此處猶存訪道名。萬里山河塵不起，松風常帶鳳鸞聲。』

人謀事久而不得，則意思轉淡。何士顯秀才感懷云：『身非無用貧偏暇，事到難圖念轉平。』真悟後語也。其他如貧猶買笑爲身累，老尚多情或壽徵，書因補讀隨時展，詩爲留刪盡數抄，皆不愧風人之旨。歿後，余聞信飛遣人到其家，搜取詩稿三百餘首，爲付梓行世，板藏隨園。

余宰沭陽時，淮安諸生呂文光館於沭之吳姓家。其弟子某赴童子試，呂爲代倩文字，被余偵獲，愛其能文，不加之罪，且延爲西席，以姨妻之。和余春草云：『錦力漫言承露薄，靈根自信濟人多。』又云：『託根何必蓬萊上，』

得氣均沾雨露中。『余笑曰：『此縣令詩，不能作翰林者。』已而果中辛未進士，出知滑縣。

江西魏允迪字懋堂，豪邁不羈，官中書侍讀，以撫軍公子，而家資散盡，因之失官。詠山中積雪云：『寂寞山渾更水濱，漫天匝地白如銀，前村報道溪橋斷，可喜難來索債人。干霄篁竹翠盈眸，雪壓風欺撲地愁，莫訝此君無勁節，一經淪落也低頭。』又出門云：『憑著牽衣兒女送，只揮雙淚不回頭。』讀之令人神傷，與余同召試友也。蘇州昇山轎者最狡獪，遊冶少年，多與錢，則遇彼姝之車，故意相撞，或小停頓，商賈意先生有詩云：『直得與夫爭道立，翻因小住飽看花。』虎邱山坡五十餘級，婦女坐轎下山，心怯其墜，往往倒擡而行。鮑步江竹枝云：『妾自倒行郎自看，省郎一步一回頭。』

李義山詠柳云：『堤遠意相隨，』真寫柳之魂魄，與唐人山遠始爲容，江奔地欲隨之句，皆是嘔心鏤骨而成，粗才每輕輕讀過，吳竹橋太史亦有句云：『人影水中隨。』

陸魯望過張承吉丹陽故居，言祐善題目佳境，言不可刊置別處，此爲才子之最也。余深愛此言，自古文章所以流傳至今者，皆卽情卽景，如化工肖物，著手成春，故能取不盡而用不竭。不然一切語，古人都已說盡，何以唐宋元明才子輩出，能各自成家，而光景常新耶？卽如一客之招，一夕之宴，開口便有一定分寸，貼切此人此事，絲毫不容假借，方是題目佳境。若今日所詠，明日亦可詠之，此人可贈，他人亦可贈之，便是空腔虛套，陳腐不堪矣。尹文端公在制府署中，冬日招秦蔣兩太史及余飲酒，曰：『今日席上皆翰林同衙門，各賦一詩。』蔣詩先成，首句云：『卓午人停問字車。』公笑曰：『此教官請客詩也。』秦懼不肯落筆，余亦知難而退，公不許。乃呈一律云：『小集平泉夜舉觴，春風座上不知霜，偶然元老開東閣，難得羣仙共玉堂。』公大喜曰：『開口已包括全題，白傳、劉禹錫、金陵懷古詩，前四句已探驪珠，此之謂矣。』

余每作詠古詠物詩，必將此題之書籍無所不搜，及詩之成也，仍不用一典。常言人有典而不用，猶之有權勢

而不逞也。

熊掌豹胎，食之至珍貴者也，生吞活剝，不如一蔬一筍矣。牡丹芍藥，花之至富麗者也，翦綵爲之，不如野蓼山葵矣。味欲其鮮，趣欲其真，人必如此而後可與論詩。

襄勤伯鄂公容安，好吟詩，如有宿悟。竹林寺云：『初地相逢人似舊，前身安見我非僧？』悼亡云：『傷心最是懷中女，錯認長眠作暫眠。』

記曰：『學然後知不足』，可見知足者皆不學之人，無怪其夜郎自大也。鄂公題甘露寺云：『到此已窮千里目，誰知纔上一層樓。』方子雲偶成云：『目中自謂空千古，海外誰知有九州。』

昔人言白香山詩，無一句不自在，故其爲人和平樂易；王荊公詩，無一句自在，故其爲人拗強乖張。愚謂荊公古文直逼昌黎，宋人不敢望其項背；若論詩，則終身在門外。尤可笑者，改杜少陵天闕象緯逼，爲天闕象緯逼，改王摩詰山中一夜雨爲一半雨，改把君詩過日爲過目，關山同一照爲同一點，皆是點金成鐵手段。大抵宋人好矜博雅，又好穿鑿，故此種剝肉生瘡之說，不一而足。杜詩天子呼來不上船，此指明皇白龍池召李白而言，船舟也。明道雜記以爲船衣領也，蜀人以衣領爲船，謂李白不整衣而見天子也。青蓮雖狂，不應若是之妄。東坡赤壁賦，而吾與子之所共適，適閒適也。羅氏拾遺以爲當是食字，引佛書以睡爲食，則與上文文義平險不倫。東坡雖佞佛，必不自亂其例。杜詩王母書下雲旗翻，此王母西王母也。清波雜記以王母爲鳥名，則與雲旗杳無干涉。王勃滕王閣序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此落霞雲霞也，與孤鶩不類而類，故見妍妙。吳獬事始以落霞爲飛蛾，則蟲鳥並飛，味同嚼蠟。杜牧阿房宮賦，未雲何龍，用易經雲從龍也。是齋日記以爲用左氏龍見而雲，宮中非雲祭地也。文選詩，挂席拾海月，妙在海月之不可拾也。註選者，必以海月爲蚌蟪之類，則作此詩者不過一摸蚌翁耳。少陵詩，無風雲出塞，不夜月臨關，其妙處在無風而雲，不夜而月故也。註杜者以不夜無風爲地名，則何地無雲，何地無

月，何必此二處纔有風月耶？三峽星河影動搖，卽景語也。註杜者必引天官書星動爲用兵之象，未必太平時星光不動也。宋子京手抄杜詩，改握節漢臣歸爲禿節，禿字不如握字之有神也。劉禹錫漢西詩，春水縠紋生，明是春水方生之義，而晏元獻以生爲生熟之生，豈織綺縠者，定用生絲，不用熟絲耶？東坡雪詩，用銀海玉樓，不過言雪色之白，以銀玉字樣襯託之，亦詩家常事。註蘇者必以爲道家肩目之稱，則當下雪時，專飛道士家，不到別人家耶？明道雜志云：『坡詩客行萬里半天下，僧臥一菴初白頭，黃元以爲白字不可對天字，遂妄改爲日字。對則工矣，其如初日頭三字文理不通。』袁瓊秋日詩，芳草不復綠，王孫今又歸，此王孫公子王孫之稱也。宋人云：『王孫，蟋蟀也，引詩緯云：『楚人名蟋蟀爲王孫。』』又以爲猿，引柳子厚憎王孫爲證。『博則博矣，意味索然。冷齋夜話云：『太白詩，昔作芙蓉花，今爲斷腸草，本陶宏景仙方註，斷腸草一名夫容故也，乃知詩人無一字閒話。』』方密之笑曰：『太白冤哉，草不妨同名，詩人何心作藥師父耶？』凡此種種，其病皆始於鄭康成，康成註毛詩，美目清兮，目上爲明，目下爲清，則然美目盼兮，盼又是何物？註亦旣觀止，爲男女交媾之媾。註五日爲期，爲妾年未五十，必與五日之御，五日不御，故思其夫。註胡然而天，胡然而帝，便是靈威仰赤標怒。註言從之邁，言將自殺以從之，其迂謬已作俑矣。

堯之時老人擊壤壤土也。周處風土記則曰：『壤以木爲之，長三尺四寸。』引皇甫元晏十七歲，與從姑子擊壤於路爲證。不知堯之時，安得有木壤？果有之，又何得歷夏商周而不一見於詠樂耶？要知周處風土記亦宋人僞作。

本朝有某孝廉獻吳逆詩云：『力窮楚覆求秦救，心死韓亡受漢封。』聖祖愛其巧於用典，遣人訪之，其人逃。余以爲此倣宋汪彥章爲張邦昌雪罪表也，其詞云：『孔子從佛肸之召，卒爲尊周；紀信乘漢王之車，將以誑楚。』可謂善於文過者。

有妓與人贈別云：『臨歧幾點相思淚，滴向秋階發海棠。』情語也。而莊蓀服太史贈妓云：『憑君莫拭相思淚，留著明朝更送人。』說破轉覺嚼蠟。修法海弔琵琶亭云：『司馬青衫何必濕，留將淚眼哭蒼生。』一般殺風景語。

有人哭一顯者云：『堂深人不知何病，身貴醫爭試一方。』說盡貴人患病情狀。

吾鄉陳星齋先生題畫云：『秋似美人無礙瘦，山如好友不嫌多。』江陰翁徵士朗夫尙湖晚步云：『友如作畫須求淡，山似論文不喜平。』二語同一風調。

本朝開國時，陰江城最後降，有女子爲兵卒所得，給之曰：『吾渴甚，幸取飲可乎？』兵憐而許之，遂赴江死。時城中積屍滿岸，穢不可聞，女子嚙指血題詩云：『寄語路人休掩鼻，活人不及死人香。』

同徵友萬柘坡光泰，精於五七古，程魚門讀之，五體投地，近體學宋人有晦澀之病。陳古漁專工近體，宗七子，故開魚門贊萬詩，大相抵牾。余爲作跋釋兩家之憾，且摘柘坡近體之佳者，以曉古愚。其題開元寺云：『古樹鳥巢密，疏寮客到稀。鈴空隨瓦墜，碑斷入牆圯。』方鏡云：『自笑相逢同柄鑿，封侯誰有面如田。』金鰲玉螭橋云：『曉來濃翠東西映，也算蛾眉對仗班。』陳乃折服。

金長姑嫁慈溪姚氏，姚母能詩，出外爲女傅。康熙間，某相國以千金聘往教女公子，到府住花園中，極珠簾玉屏之麗。出拜兩姝，容態絕世，與之語，皆吳音。年十六七，學學詩，頗聰穎。夜伴女傅眠，方知待年之女，尙未侍寢於相公也。忽一夕，二女從內出，面微紅，問之曰：『堂上夫人賜飲，』隨解衣寢，未二鼓，從帳內躍出，搶地呼天，語啾啾不可辨。顫仆片時，七竅流血而死。蓋夫人賜酒時，業已酖之矣。姚母踉蹌棄簪裝，卽夜逃歸。常告人云：『二女年長者尤可惜，有自嘲一聯云：』量淺酒痕先上面，興高琴曲不和絃。』

詠物已難，而和前人之韻，則更難。近惟陳其年之和王新城秋柳，奇麗川方伯之和高青邱梅花，能不襲舊語，

而自出新裁。陳云：『盡日郵亭挽客衣，風流放誕是耶非？將軍營裏年光晚，京兆街前信息稀。愁黛忍令秋水見，柔條任與夜烏飛。舞腰女伴如相憶，爲報飄零願已違。』鵝黃搓就便相憐，記得金城幾樹烟。未到阿那先露艷，任爲拋擲也纏綿。由來春好惟三月，待得花開又一年。此日秋山太迢遞，株株搖搖落畫樓邊。』又云：『似爾陌頭還拂地，有人樓上怕開箱。』俱妙。方伯云：『枝頭何處認輕痕，霜亦精神雪亦溫。一徑曉風尋舊夢，半林寒月失孤村。吟情欲鏤冰爲句，離恨難招玉作魂。寄語溪橋橋上客，莫從香裏誤柴門。』點額誰教入漢宮，凍雲合處路難通。鵬臚照去月疑落，鸞鸞擎來雪又空。無夢不隨流水去，有香只在此山中。松間竹外誰知己，地老天荒玉一叢。』又云：『珊瑚仙骨誰能近？字與林家恐未真。隴首祇今春意薄，山中自昔故人稀。』其高淡之懷，梅花有知，當呼知己。

康熙間，于清端公總督江南，舉其族弟襄勤公來守江寧，二人俱名成龍，下以爲嫌，且俱以清節卓行，名震海內，洵聖朝佳話也。襄勤巡撫京畿，不避權貴，故演戲者有紅門寺誅姦僧一節，事雖附會，非無因也。其孫紫亭先生名宗瑛者，甲戌翰林，人品高逸，善畫工詩。余戊申遊虞山，紫亭之子靜夫明府適宰昭文，以來鶴堂詩見示。如題畫云：『寒聲兩岸蟲，秋懷千頃荻。雨斷月初明，孤蓬猶滴瀝。』遊馬氏園云：『隔樹未知處，緣溪已到門。』折杏花贈某云：『燈紅人影搖芳樹，手動花陰落滿身。』歸車云：『急雨驚風翻碧沼，歸雲學水亦東流。』皆超超元箸，不食人間烟火。靜夫云：『清端襄勤二公，亦有詩集，他日檢出，爲余寄來。』

李尙書雍熙學道，散遣歌姬，王西樵責以詩云：『聽歌曾入忘憂界，不應忽縛枯禪戒。未是香山與病緣，何妨樊子同春在。安石攜妓自不凡，處仲開閣終無賴。誰爲公畫此策者，狂奴恨不鞭其背。』阮亭亦云：『萬種心情消未盡，忍辭駱馬遣楊枝。』余惜秦少游未聞此言。

江西某太守將伐古樹，有客題詩於樹云：『遙知此去棟梁才，無復清陰覆綠苔。只恐月明秋夜冷，誤他千歲

鶴歸來。』太守讀之，愴然有感，乃停斧不伐。

南宋宮嬪墓，在越中者甚多，屬湖之濱，獅山之側，塋址可識者二十四處，俗傳廿四堆是也。山陰邵蕢畦先生詩云：『屬湖湖水瑩如鏡，照出興亡事可哀。二十四堆春草綠，錢塘風雨翠華來。』綽有深情。先生尤長五言，詠濟南趵突泉云：『倒翻廬阜瀑，長湧浙江潮。』一時諸名士爲之擱筆。又有句云：『溪澄花影綢，山靜屨聲孤。』

江南黃梅時節，潮濕可厭。徐金粟云：『不待雨來先地濕，並無雲處亦天低。』

丁巳前輩沈雲蜚先生，館選後，乞假歸娶。逾年入都，以習國書，故僦屋隣余，欲彼此宣究。未半年以療疾亡。余入奠，見紙墨叢殘，家僮殯殮，爲之泣下，哭以四絕句。五十年來，全不省記。忽內子誦之琅琅，乃追錄之，以存其人。詩云：『仙山樓閣本茫茫，容易青年到玉堂。底事曇花總一現，已蒙上帝遣巫陽。明知病體頽唐甚，何事關關萬里來。想是神仙厭鄉土，特教玉骨葬蓬萊。幾度蓬門歇小車，揮毫同習上清書。而今難字從誰問，旅櫬灰停一寸餘。』半年湯藥滯天涯，腰瘦何人報沈家。少婦昨宵家信到，催君迎看帝城花。

錢塘洪昉思昇，相國黃文僖公機之女孫壻也。人但知其長生曲本，與牡丹亭並傳，而不知其詩才在湯若士之上。曉行云：『呼喔晨雞鳴，僕夫駕輪鞅。四野絕無人，但聞征鐸響。』夜泊云：『竹簾隨潮落，蒲帆逐月飛。維舟已深夜，還上釣魚磯。』性落拓不羈，晚年渡江，老僕墜水，先生醉矣，提燈救之，遂與俱死。送高江村宮詹入都五排一百韻，沈鬱頓挫，逼真少陵。

先生爲王貞女作金鑲曲云：『王家有女字秀文，少小綽約蘭蕙芬。項郎名族學詩禮，金鑲爲聘結婚姻。十餘年來人事變，富兒那必歸貧賤。一朝別字豪貴家，三日悲啼淚如霰。手摘金鑲自吞食，將死未死救不得。柔腸九曲斷還續，臥地祇存微氣息。詎料國工賜靈藥，吐出金鑲定魂魄。至性由來動彼蒼，一夜銀河駕烏鵲。嗟哉此女貞且賢，項郎對之悲復憐。朝來笑倚鏡臺立，代繫金鑲雲鬢邊。』其事其詩，俱足千古，篇終結句，餘韻悠然。